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上接4版)

几天后,习近平又来到临海调研。临海医药化工行业在快速崛起的同时,也曾造成严重污染。当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们正在谋求产业的转型升级。

华海药业党委书记兼副总裁李博回忆说,那时公司已经开始转型,从生产原料药转向制剂,习书记一下车,就直奔三废处理站,对我们的环保治理非常关心。随后,他又参观了公司不久前投入运营的制剂生产线,肯定了我们的发展方向。

如何才能让俊鸟引领浙江经济?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我国发展战略、浙江发展实际出发,习近平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们发展的唯一出路。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全省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省的环境污染问题,推进生态省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有利于集约和节约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当天,浙江开始实施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即九大重点领域、九个一批示范工程和100个重点项目。

在习近平的亲自推动下,浙江把发展循环经济与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与生态省建设、发展海洋经济结合起来,在集约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中求发展,在提高质量效益中求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形成了节能减排和循环发展的浙江新经验和新模式。2009年,浙江成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省。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仍然惦记着浙江的绿色转型。

2008年10月,习近平来到嘉善考察调研。他提出要看几家不一样的新企业。时任嘉善县委书记何炳荣说,2004年习书记来考察时,嘉善的产业结构仍偏中低端,这次,他想想看看嘉善这几年发展方式的转变。

看到嘉善数码电子、精密机械、光伏能源等产业迅速崛起,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增幅不断增加,习近平很高兴,他勉励嘉善继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倡导的生态发展观正在浙江大地持续传播、开花结果

树立绿色GDP观念

要建立健全生态省建设重大决策监督机制,按照循环经济理论和生态省建设要求,树立绿色GDP观念,探索绿色GDP核算,推行生态审计制度,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 and 建

设绩效考核制度,将建设生态省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

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

浙江广大干部至今记得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绿色政绩观。他说,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他始终强调,要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来解决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2002年12月28日,习近平到金华调研。

当地干部回忆说,习书记给我们讲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HDR。他说,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用GDP这个常用指标外,还用了HDR这个人文发展指数,把生态质量、文化质量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

当时,习近平已经看到,一段时间来,一些地方部分领导干部在对GDP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有的唯GDP,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有的干脆不要GDP,认为GDP误导了干部创造政绩。

如何正确看待GDP,正确把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很多浙江干部回忆说,习书记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解、阐述,扭转我们的政绩观。时任淳安县委书记郑荣胜说,当时的淳安,坐拥千岛湖的良好生态,却是欠发达县,干部群众发展经济愿望十分强烈,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

他回忆说,习书记在浙江期间,20多次到淳安调研,反复告诫我们: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生态建设的领导不是好领导;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保护好千岛湖,也是淳安最重要的政绩。

郑荣胜深有感触地说,习书记的绿色政绩观,惊醒了淳安的干部群众。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经常赴基层指导各地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太湖,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是上海和杭嘉湖、苏锡常地区最重要的水源,也是上海和苏锡常、杭嘉湖7个城市的心脏。在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支撑的同时,太湖一度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

1991年起,国家启动太湖治理工程,1998年发起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太湖治理基本实现阶段性治理目标。但进入21世纪,相关部门监测结果却表明,太湖水质再次恶化。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当时湖畔的水泥厂、印染厂还未搬迁,农业面源污染和渔民生活面源污染也尚未彻底整治。同时,南太湖沿岸也未立足

滨湖优势进行生态景观建设,湖州人戏称“身处太湖不见湖”。

南太湖开发问题一直是我脑子里装的一个问题。习近平说,治理南太湖,加强水资源保护,这是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强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

2006年8月2日,湖州长兜港海事码头。习近平登船前往无锡,横穿整个太湖。从无锡回来,他又到长兴太湖畔调研。当天下午,习近平在长兴行政中心听取湖州市关于南太湖综合治理及开发工作情况汇报。

环太湖一圈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别的地方开发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你们这里还是原生态,本身就是个宝,如果把原生态适度开发以后,变成一个旅游产业,更是个宝。作为旅游业发展起来,对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贡献,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腾笼换鸟。所以我经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对当地干部说,南太湖的开发,要高、新、特,不能搞成败笔,败笔就是一般化,一般化就没人来,不仅没人来,反而把原生态给破坏了。总之,我们要实现双赢,既要保护生态,也要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生态很好反过来可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增长点。

当时,湖州对于南太湖是否要关停工厂搞旅游业,正举棋不定。关停搬迁工厂需要大笔资金,更何况关了之后当地财政税收会大受影响。时任太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副局长李东民回忆说,习书记的讲话坚定了南太湖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的决心。

南太湖开发,不要这个是长兴的,那个是吴兴的,它可以分片开发,但一定是一个统筹的规划,统一的特点,不能是一个个小而全、不相干,也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习近平的嘱托,至今仍回荡在湖州人的耳边。

南太湖畔,巨变由此开启。

2007年,湖州制定太湖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方案,当年12月正式启动,既解决了南太湖湖岸生活污染问题,又极大提升了群众获得感。2008年,南太湖度假区区域启动截污纳管工程。2010年起,水泥厂、印染厂、造纸厂等陆续关停。2012年,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正式启动,同时对苕溪两岸养殖业污染进行整治,并关停矿山,从根本上解决了太湖上游来水水质问题。

2010年6月,长兴成立西太湖旅游度假区,后更名为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遵照习近平“不能是谁来了就给谁开发”的要求,近年来,度假区先后拒绝了30多个项目,2015年引进投资200亿元的“龙之梦”大型生态旅游项目。

如今的南太湖,绝佳的自然生态已经成为无可替代的发展优势。精品酒店、主题湿地、水上旅游、影视文化、健康养生、婚庆和体育运动等旅

游业态欣欣向荣,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

2014年6月,湖州在全国地级市中首个获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按照建设方案,湖州要打造绿色发展先导区、生态宜居模范区、合作交流先行区、制度创新实验区,先行先试,着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湖州模式”。

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

绿色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来保驾护航。

我们要科学看待GDP,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紧推进GDP核算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并使之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挂起钩来。在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浙江很快启动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设计。

绿色GDP,首先要求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等全面情况;其次,在指标设置上,既要反映经济增长,又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情况。

2004年,浙江在统计体系中,引入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4大新指标。

我们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和规划,而领导干部一届任期只有五年,很容易产生生态省建设是遥遥无期、与我任期毫不相关的思想,而息息相关的只有GDP和财政收入。在2004年6月28日举行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对领导干部“绿色GDP”的考评指标必须量化、细化到年度,必须环环相扣。

2006年8月,浙江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里,新增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能耗及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刚性指标。

事关“绿色GDP”的体制机制改革,迅速从省、市传导至县、乡镇。到2007年,安吉所有乡镇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全部创新。

当时,安吉设计了5张卷子,满分100分,其中工业经济权重从40分到0分依次下降。像杭垓这样工业企业少、自然条件优越的乡镇,可以选择最后一张卷子。到年终,只要生态环境保持得好,即使工业没有发展,评分也不会差。这种全新的考核方式,让乡镇干部推动绿色发展有了底气。

为保护生态,有些地方经济指标可以不考核。那么保护生态所需的资金和加快发展的投入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习书记很早就想到了。郑荣胜说,2004年他在淳安给我们上党课时就说,省里要在补偿机制上给予考虑。

(下转6版)